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安娜·卡列尼娜(下)

经典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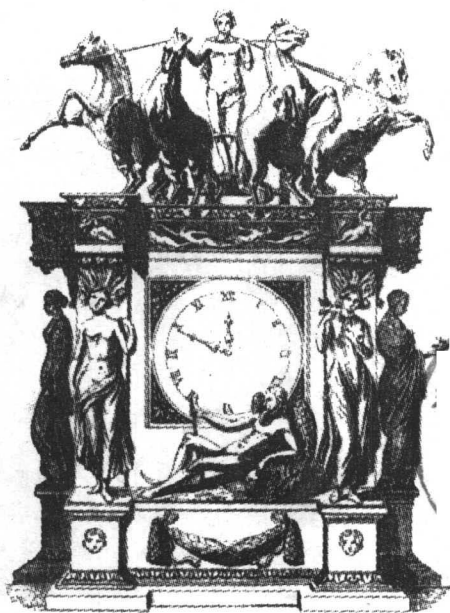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名 / 著 / 文 / 库

安娜·卡列尼娜

(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乔振绪 任光宣 杜奉真等 译
乔振绪 校



中国和平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俄)列夫·托尔斯泰著;乔振绪等译.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9. 4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7-80154-062-X

I. 安… II. ①托… ②乔…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 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215 号

安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乔振绪等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26.75 印张 77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4-062-X/G·056

定价(上、下册):28.00 元

第 五 卷

1

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夫人原以为，离斋期只有五个礼拜，在这之前举办婚礼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恐怕连一半嫁妆也来不及备办齐全；但后来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过了斋期再办就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嫡亲的老姑母重病在身，眼看已不久于人世，要是一旦服丧，婚期只得往后拖延。因此，公爵夫人也就同意斋戒前把婚事办了，只是得把嫁妆分作两份：一份大的，一份小的。她决定目前先把小的那一份置办齐全，大的一份事后再补送，可列文总也不认真回答她，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么办，为此她对列文很是生气。况且她这个想法还挺合算，因为婚事一完，新婚夫妇就要到乡下去，在乡间，大的那份嫁妆也就不需要了。

列文始终处于魂不守舍的状态之中，此时的他，仿佛觉得他本人和他自己的幸福便是人间一切的主要目的和惟一的目的，眼下自己对什么都不必考虑，无需操心，一切事情自会有人为他操办，而且定能办好。他甚至对未来的生活也毫无计划，毫无设想；他一切都听任他人定夺，因为他知道，事事都会安排得妥贴圆满的。他该干什么，也自有他的史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以及公爵夫人来给指点。他只要一同意大家给他出的主意便是了。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

劝他婚后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建议他到国外。他全都同意。他心里想：“只要你们高兴，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是幸福的，随你们干什么，我的幸福都不可能因此增加或减少。”当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建议他们到国外去的话告诉基蒂时，他非常惊讶，因为基蒂不同意这么做，而且，对他们未来的生活竟有自己的一番打算。她深知，列文所爱的事业在乡下。他看得出，她对这一事业，不但全然不懂，而且也不想去弄懂。然而，这并不妨碍她把这一事业视为至关重要之事。正因为如此，她明白他们的家就在乡下，所以她不愿意到自己不会去定居的外国，而情愿到他们将要安家的地方。这样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很使列文吃惊。但是，由于他觉得到哪儿都没有关系，于是当即就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安排——好像这是人家份内的事似的，他这人鉴赏力很强，那边的事就全由他安排好了。

“不过你听我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乡下为新郎新娘的到来安排停当，回来之后有一天对列文说，“你有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这个就不能在教堂举行婚礼。”

“哎呀，哎呀，哎呀！”列文叫了起来。“我大概有八九年没参加斋戒了。这事儿我连想也没有想过。”

“真有你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可你还说我是个虚无主义者！你这样是不行的。你必须参加斋戒。”

“什么时候呢？就剩四天了。”

这件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替他办妥了。于是列文就开始祈祷做忏悔。像列文这样一个不信教但又尊重他人信仰的人，要去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实在非常难受。现在，当他对一切都很敏感，心境也很平和的时候，却必须这样虚情假意地行事，因而不仅感到难受，而且觉得简直做不出来。现在，正当自己万事如意、心花怒放之时，却不得不要么弄虚作假，要么亵渎神明。他觉得自己既不能作假，也不能亵渎神明。可是，不管他追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次，能否不去忏悔就领到证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断言这不可能。

“只花你两天功夫，这还怎么啦？再说，司祭是个非常好的挺明白

的老头儿。还没等你觉出来,他就能把你这颗牙给拔掉了。”

在站着做第一次日祷的时候,列文试图重新唤起自己16到17岁那青年时代所体验过的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就确认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极力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如同探亲访友那样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可是又觉得他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列文也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是非常摇摆的。信仰吧——他做不到,但与此同时,他又不能坚决认定这一切全都不对。正因为他既不能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也不能把这视同空洞的形式而漠然处之,因而在他做忏悔的这段时间内,他一直为自己在做连自己都不明白的事,因之也是他心底里认为是虚假和不好的事而感到发窘和羞愧。

在做祷告的时候,他时而听着祷词,尽力把与自己不相悖的观点附加于其中,时而,当他对祷词感到不能理解,觉得应该加以批判之时,他就设法做到充耳不闻,专心致志地去思考问题、观察四周、回忆往事——就在他无所事事地站在教堂里的此时此刻,桩桩往事也就无比清晰地在他脑海中浮现。

他坚持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后,到了第二天,他起得比平日更早,连茶也没有喝,早上八点钟就来到教堂做早祷和忏悔。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在乞讨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几个教堂执事,再就没有什么人了。

一个年轻的助祭,穿着薄薄的法衣,那长长的脊背的两半明显地突现出来,他过来迎住列文,随即来到墙边的小桌旁,开始念诵训诫。在他念诵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一而再地急促地重复“愿上帝保佑”(听上去“保佑”成了“不要”)的时候,列文觉得他的思想被锁住了,而且打上了封条,眼下绝不要去碰它、动它,否则就会乱了套了,于是他站在助祭后面继续想心事,不去听更不去领会。“她手上的表情丰富极了”,他想起昨天他们俩坐在屋角那张桌子旁的情景时对自己说道。他们相对无言,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差不多总是这样。接着,她把一只手放到桌上,不停地把它张开、握紧,握紧、张开,看着手的动作,她自己 also 笑了起来。他想起他怎样吻了吻这只手,然后又怎样仔细地观看那粉红色的手掌上交错着的纹丝。“又该念‘不要’了,”列文心里想,一面画着十字,鞠

着躬，望着正在鞠躬的助祭那背部的柔软动作。“后来她抓起我的手，仔细地看掌纹说：‘你的手真好。’”于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助祭那短短的手。“没错，这就快结束了，”他想。“不对，好像要从头念起，”他心里想，注意听着祷告。“不，是要结束了；瞧，他正在深鞠躬。结束之前总要来这么一下子的。”

助祭从波里斯绒袖口里伸出一只手偷偷接下一张三卢布钞票，说他这就去登记，随后就用他那新靴子大声地踩着空荡荡的教堂的石地板，快步走上了祭坛。不多一会儿，他从那里往外望了望，就向列文招手。一直被锁住了的思想此刻在列文的脑海里稍稍活动了起来，但他连忙把各种念头驱走。“总会解决的，”列文想了想，就朝读经台走去。他迈上台阶，往右一转，就看见了司祭。司祭是个小老头儿，蓄着稀疏的花白胡子，一双善良的眼睛露着倦意，他正站在读经台旁，翻动着圣礼书。他向列文轻轻地点了点头，立刻就以前用的腔调读起了祷文。读完以后，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朝列文转过脸来。

“凡人看不见的基督已经降临，他前来听您的忏悔了，”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道。“您相信神圣的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司祭接着问道，同时把目光从列文的脸上移开，双手在圣带下合拢起来。

“我从前怀疑，而且现在还在怀疑一切。”列文用自己也觉得不愉快的声调说出这话，说过就闭口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还要说点什么，然后就闭上双目，用弗拉基米尔口音赶忙说道：

“怀疑乃人类的天生弱点，不过我们应当祈求仁慈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念。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毫不停顿地一口气把话说完，似乎要尽量抓住时机。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对一切都怀疑，大多时候我都是在怀疑的。”

“怀疑乃人类的天生弱点，”司祭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那么您主要怀疑的是什么呢？”

“我什么都怀疑。有时我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随之又为自己失言而感到惶恐。可是，列文的话似乎并没有

对司祭产生什么影响。

“怎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呢？”司祭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连忙说道。

列文没有作声。

“既然您看得见被创造的万物，那么您怎么还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司祭用快速的惯用腔调接着说。“是谁用日月星辰装点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么美丽的？没有造物主能行吗？”他说，用询问的目光瞥了列文一眼。

列文觉得，这时同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得体的。所以只得就问题回答问题。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就去怀疑上帝创造万物了呢？”司祭带着快活的莫名神情说道。

“我什么都不明白。”列文红着脸说，他觉得自己的话很蠢，但觉得在这种场合下说的话也不可能不蠢。

“请您祷告上帝，祈求上帝吧。这连神父们也有过怀疑，也恳求过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的。魔鬼是有巨大力量的，而我们绝不该受它控制。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祷告上帝吧。”他接连地重复着。

司祭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想什么。

“我听说，您准备同我的教区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是吧？”接着又微笑着添了一句，“是位很好的姑娘啊！”

“是的。”列文答，同时替司祭感到脸红。心想：“他在主持忏悔的时候问这件事有什么必要？”

于是，司祭就像回答他所想似的，对他说道：

“您要结婚了，上帝也就可能会赐给您后代，不是吗？如果您不去战胜您心中的魔鬼——把您引上不信教歧途的魔鬼的诱惑，那么您还能给您的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呢？”他带着温和的责备口吻说道。“如果您爱您的儿女，那么您，作为一个慈父，就不会仅仅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荣华富贵；您还会希望他们得到拯救，希望真理之光能启迪他们的心灵。不是吗？要是天真的孩子问到您：‘爸爸！这世界上叫我特别喜

欢的一切，像大地、水、太阳、花、草，都是谁创造出来的？”那您又如何回答他们呢？难道您能对他们说‘我不知道’吗？您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因为上帝已经无比仁慈地向您揭示了这一切。或者您的孩子问您：‘死了以后我会怎么样呢？’如果您什么都不知道，您能说些什么呢？您怎么样回答呢？您就任由他们去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这可不好啊！”他说到这儿就停住了，脑袋一偏，用慈爱、温和的目光望着列文。

列文此刻什么也没有回答——不是他不愿意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这类问题；再说，有朝一日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时，再去考虑怎样回答也不迟。

“如今您正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司祭接着又说，“您应该选定道路，坚定地走下去。您祷告上帝吧，求上帝以慈爱为怀帮助您、怜悯您吧，”司祭结束了自己的话。接着他念起了赦罪祷文：“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自己无限的慈爱，饶恕这个儿子……”司祭念完后又为他祝福，这才放他走了。

这天列文回到家里，心情非常之好，因为那种令人发窘的状况，不用他说谎就结束了。除此之外，在他脑子里还留下模糊的记忆，那个和善可爱的小老头所说的一番话，似乎完全不像他起先所想的那样愚蠢，而且个中道理，有的还需要弄明白。

“自然，不是现在，”列文想，“等以后再说。”列文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切地觉察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有不豁亮和不纯洁的东西，对待宗教的态度也跟有的人一模一样，对别人所抱的态度，他看得很清楚，很不喜欢，为此他还责备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当天晚上，列文和未婚妻一道在多莉家里度过，感到特别快活。在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描述自己心情如何兴奋的时候，他说他快乐得活像一条被训练跳圈儿的狗，终于领悟并完成了要求做的动作，于是兴高采烈地汪汪直叫，还摇着尾巴，忘乎所以地往桌子上和窗台上又蹦又跳。

2

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列文遵照习俗（公爵夫人和多莉极力坚持要

遵守一切习俗)没有去看未婚妻,只在他下榻的旅馆里同偶然上他这儿来的三个单身汉一道吃午饭。这三人一个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是卡塔瓦梭夫——他的大学同学,如今是自然科学教授,这回是列文在街上碰见他,把他拉到这儿来的,还有一个是奇里科夫,莫斯科的民事法官,列文的男宾相,还是他猎熊的伙伴。这顿饭吃得开心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心情很好,卡塔瓦梭夫标奇立异的见解更使他感到乐不可支。卡塔瓦梭夫感觉到自己的见解受到重视和理解,于是更尽情地加以发挥。奇里科夫则不管大家谈论什么,他都愉快地、憨厚地参加进来。

“就是这样的,”卡塔瓦梭夫保持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一字一顿地拉长声音说道,“我们这位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当年是个何等有为的青年啊。我指的是昔日,因为眼前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他了。刚出校门的时候,他是热爱科学的,他所关心的都是与人类攸关的大事;而现在呢,他的才能却有一半用来欺骗自己,另一半用来为这种欺骗作辩护。”

“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人,我真还没有见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同分工。有的人什么也不会做,那就应该去造人,而其余的人,都应该促使他们得到教育和幸福。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喜欢将这两种分工混淆起来的大有人在,我是不在其中的。”

“等我得知您谈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庆幸!”列文说,“一定要请我参加婚礼啊。”

“我已经在恋爱啦。”

“没错,爱上墨鱼了。你知道,”列文对哥哥说,“米哈依尔·谢苗诺夫正在写一本有关营养的著作和……”

“哎,别乱说!写什么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确爱墨鱼。”

“可墨鱼并不妨碍您爱妻子呀。”

“墨鱼嘛,是不妨碍,但妻子会妨碍的。”

“为什么?”

“到时您就知道了。看您现在，又爱务农，又爱打猎，——可是往后，您就等着瞧吧！”

“对，阿尔希普今天来了，说是普鲁特诺那边来了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呐。”奇里科夫说。

“哎，缺了我，你们也准能捉到猎物的。”

“这是实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可往后你就跟猎熊这档事儿说声永别吧，——夫人不会放你去的！”

列文笑了笑。一想到妻子不肯放他去的情景，他就喜不自胜，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

“要是您不去，就是把两头熊都猎到手也是令人遗憾的。还记得上回在哈比洛沃的情景吗？真神了！”奇里科夫说。

在对方认定不结婚也可能会有什么乐趣的情况下，列文不愿去扫人家的兴，所以就什么都不说了。

“同独身生活诀别的习俗得以确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可是不管有多幸福，还是会为付出自由而惋惜的。”

“您是否承认有那么一种感觉，像果戈里笔下的新郎^①那样，想从窗口跳出去呢？”

“肯定是的，只不过不承认罢了！”卡塔瓦梭夫说，并放声大笑起来。

“怎么样，窗子可是敞着的……咱们这就动身到特维尔！那儿有一头母熊，咱们可以直捣熊窝。真的，就坐五点钟的车走！这儿的事儿随便他们怎么办好了。”奇里科夫笑着说。

“可是，说实话，”列文也笑着说，“我心里却找不出惋惜自由的感觉。”

“现在您心里乱麻一团，自然找不出什么感觉啦，”卡塔瓦梭夫说，“等到您稍为明白一点儿，那就有感觉了！”

“不，要真是那样，说什么我也会有所感觉的，就是得到了感情（他不愿意当着对方的面说爱情）……和幸福，但总会为失去自由而觉得可

① 果戈里的喜剧《婚事》中的主人公，无所作为的七等文官波德卡迈辛，被一贵族小姐看中，但在即将赴教堂举行婚礼的时刻，他胆怯得无法自持，跳窗而逃。

惜的……可是恰恰相反，我倒为这样失去自由而高兴。”

“真糟糕！此人无可救药了！”卡塔瓦梭夫说，“好吧，让咱们来干杯，祝他百病全消，或者，祝他的梦想哪怕有百分之一能够实现。——这也算得上是人间前所未有的幸福了！”

一吃完饭，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赶紧更衣去参加婚礼。

这时只剩下列文一人，他回想着这些单身汉们的话，于是又一次问自己：到底有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种为失去自由而惋惜的心情？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就笑了。“自由？要自由干什么？幸福恰恰在于去爱，心甘情愿，想她之所想，思她之所思，就是说，不求任何自由，——这就是幸福！”

“可是，我了解她的心思，她的愿望，她的感情吗？”忽然有个声音悄悄问道。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沉思起来。一种奇异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他感到恐惧、怀疑，对一切都怀疑。

“万一她不爱我呢？万一她只不过要出嫁才嫁我的呢？万一她甚至连自己正在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呢？”他向自己不断发问。“她也许会清醒过来，于是，一结了婚就明白自己并不爱我，而且过去也不可能爱过我。”于是种种与她有关的奇怪的、最坏的想法便开始涌上他的心头。他嫉妒起她对弗龙斯基的态度了，就像一年前那样，仿佛他看见她跟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真情全都告诉他。

他一下跳了起来。“不，这样可不行！”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就去找她，去问她，最后一次对她说清楚：我们还是自由的，关系到此结束是否更好？这样总比一辈子不幸、耻辱和不忠要好得多！”他怀着绝望的和对所有人、对自己、对她都愤恨的心情走出旅馆，坐车直奔她家而去。

他在后屋里找着了。她正坐在衣箱上，和一个侍女在清理东西，挑拣着搭在椅背上和堆放到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咳！”她一见他就叫了起来，高兴得容光焕发。“你怎么，您怎么（最近这几天她跟他说话时忽而称“你”，忽而称“您”）来了？真没有想到！我正在挑当姑娘时穿的衣服呢，看哪一件给哪个穿合适……”

“哦！这很好！”他说，心情忧郁地望着侍女。

“你去吧，敦尼亚莎，我待会儿再叫你！”基蒂说。“你怎么了？”她问，侍女刚出去，她就毫不犹豫地用“你”称呼他。她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既激动，又阴沉，她感到心慌意乱。

“基蒂，我很痛苦。我一个人受不了这种痛苦，”他带着绝望的声调说，并站到她跟前，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的眼睛。从她脸上那深情而诚挚的神情，他已经明白自己想要说的那一套，全不过是庸人自扰之举，可他还是需要她亲自来消除他的疑虑。“我来是要说，现在还不晚。这一切都可以作废，取消。”

“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怎么了？”

“就是，就是我说过上千遍，而且不能不考虑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本不可能同意嫁给我的。你考虑考虑吧。你走错一步了。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你是不会爱我的……如果你……最好还是说说吧，”他说着，没有抬眼看她。“我会变得不幸。让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什么都比不幸强……趁现在还有时间，不管怎样总会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恐慌地说，“就是说你想拒婚……不要办了？”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她叫了起来，气得满脸通红。

然而，他的样子是那么可怜，她不由得压下心头的怒火，把衣服从椅子上推掉，坐到他的身旁。

“你都在想些什么？全都说出来吧。”

“我想，你不可能爱我。凭什么你会爱我呢？”

“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啊？……”她说着，哭了起来。

“唉呀，我都干了什么了！”他叫了起来，同时跪在她面前，吻起她的双手。

五分钟之后，公爵夫人走进来见到他们的时候，两人已经完全和好了。基蒂不仅使他确信她爱他，而且还针对他所提的她为什么爱他的问题，给他细说了爱他的原因。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是因为她了解他喜欢什么，而且了解他所喜欢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一来他觉得完全清楚了。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箱

子上,边清理衣服,边在争论,因为基蒂要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的连衣裙送给敦尼亚莎,列文则坚持这件衣服谁也不给,可以给敦尼亚莎一件蓝色的。

“你怎么不懂呢?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穿蓝色的不合适……这我都是考虑过的。”

公爵夫人听说他来的原因,半真半假地生气了,叫他马上回家换衣服,不要妨碍基蒂梳头,因为理发师沙尔里马上就要来了。

“这些天来她本来就什么也吃不下,人都消瘦了,可你还来说那些傻话,叫她不得安宁,”她对他说,“你走吧,走吧,我亲爱的!”

列文尽管感到又内疚又惭愧,但却完全放心了,就这样,他回到了自己的旅馆。他的哥哥、多莉以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个都盛装打扮,正在等着他,好用圣像为他祝福。再不能耽搁了。多莉还得回家,把她那个卷过发和抹过油的儿子接来,因为他到时得捧着圣像伴随新娘。还有,必须派一辆车去接男侯相,另一辆车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走后该转回来……总而言之,要处理的事非常复杂,非常多。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能再耽搁了,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圣像祝福仪式进行得不像样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与妻子并排站着,开始摆出一副令人发笑的庄重姿势,手举圣像,叫列文鞠躬,然后面带亲热和逗乐的笑容祝福他,吻了他三下;多莉也照样做了;做过后便急匆匆地坐上马车,并且又去为调派车辆这一重任而忙开了。

“好吧,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你坐咱们家的车去接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如果乐意走一趟,那么完事就把车打发回来。”

“好的,我很乐意。”

“我们现在就把他接来。东西都送去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送去了,”列文答道,接着就吩咐库兹玛把要换的衣服拿来。

3

一大群人(多半是女人)围住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那

些来不及挤进里圈的人就都往窗口拥去，你推我挤，吵吵嚷嚷，隔着窗栅往里面张望。

二十多辆马车在警察指挥下已经沿着大街停放有序。一位制服笔挺、神采奕奕的警官，不顾严寒，站立在门口。还有车辆陆续不断地前来，进入教堂的有时是头戴花饰、手提裙裾的女宾，有时是脱下军帽或黑礼帽的男宾。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烛架上和各处圣像前的蜡烛全都点亮了。圣像壁红底上的金色光轮、圣像镀金的雕刻花纹、银色的枝形烛架和烛台、地上的石板、地毯、唱诗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旧得发黑的圣经、还有司祭和助祭们的法衣乃至法衣内的长衣——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洒满了融融烛光。在温暖的教堂的右边，在举目都是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手臂以及长手套的人群中，不断传来压着嗓门但却十分热烈的说话声，这声音在高高的圆屋顶上奇特地回荡着。每一次大门打开，发出响声的时候，人群里的说话声便嘎然而止，大家全都一下回过头来，盼望看见正在进来的新郎和新娘。然而，大门已经打开十多次了，而每次进来的不是加入到右边来宾席里的姗姗来迟的客人，就是骗过或买通了警官，混进左边观礼席的观众。现在无论是亲友还是来旁观的人，全都等急了。

最初大家以为新郎和新娘马上就会到的，对他们的迟到还不太在意。后来就开始愈来愈频繁地往大门张望，议论起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接下去，这种迟到便令人感到很不妥当了，于是亲戚和客人们都尽力装作不去想新人的样子，只顾说他们的话。

大辅祭似乎想提醒人们注意他的时间如何宝贵，很不耐烦地咳嗽起来，咳得连窗玻璃都在颤动。唱诗台上的歌手们也心烦了，只听到他们一会儿练练嗓子，一会儿擤擤鼻涕。司祭一会儿让执事，一会让助祭去看看新郎到了没有，而他自己，尽管穿着法衣，系着绣花腰带，也一次次地走到侧门去等候新郎。有一位太太终于看了看手表，说：“这可太奇怪了！”于是所有的宾客都焦急起来，开始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诧异和不满。一位候相驱车去探个究竟。这个时候基蒂早已准备停当，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连衣裙，披着长长的婚纱，头戴香橙花冠，正同代替母

亲的女主婚人和姐姐利沃夫夫人一道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眼睛盯着窗外，等着候相前来通报新郎到达教堂的消息，但她空等了已有大半个小时。

在这同一时刻，列文却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他只穿好长裤，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只见他频频地把头探到门外，向走廊里张望。可是在走廊上总也看不见他所要等待的人，于是他便沮丧地转回来，挥着双手，走到还在不慌不忙地抽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前。

“还有谁会落到这样糟糕透顶的地步的！”他说。

“是的，很糟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面带安抚神情，微笑地附和着，“不过你放心，马上就会送到的。”

“不，送到什么！”列文压着怒火说。“还有这不成体统的敞胸背心！不行呀！”他望着身上那皱巴巴的衬衫的前襟说。“要是行李已经送上了火车，那可怎么办！”他绝望地叫了起来。

“那你就穿我的好了。”

“早就该这么办了。”

“让人笑话也不好……等一等吧！会等来好结果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列文要更衣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玛就把燕尾服、背心和所有需要的东西全拿来了。

“衬衫呢！”列文叫了起来。

“衬衫就穿在您身上哪。”库兹玛平静地笑着回答。

库兹玛没有想到要留下一件干净衬衫，因为新郎新娘今晚就要从谢尔巴茨基家动身到乡下，所以他一听到要把所有东西都打点好送往谢尔巴茨基家去的吩咐，就立刻照办，把东西都收拾起来，只留了一套礼服。列文从早上就穿上的这件衬衫已经起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是绝对不相称的。要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拿，路又远。于是就派人出去买一件。仆人空手回来了：店铺全都不开门——是礼拜天哩。随即又派人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家去取，倒是拿来了一件衬衫；可是这一件却肥得不能再肥，短得不能再短了。最后只得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拆行李。教堂内，大家都在等新郎，而新郎却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遍遍地往走廊张望，而且又惶恐又沮

丧地回想着他对基蒂说的许多话，还不知道她现在会有什么想法呢。

终于，负罪的库兹玛气喘吁吁地拿着衬衫冲进房间里来了。

“刚刚赶上。已经往车上装了。”库兹玛说。

三分钟之后，列文就顺着走廊往外飞跑，他连表也不看，免得更难受。

“用不着这样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紧不慢地跟在他后面，笑嘻嘻地说。“会安排好的，会安排好的……我对你说过了嘛。”

4

“来了来了！”“那就是他！”“哪一个呀？”“是那个年轻一些的，对吗？”“哎，看她，我的妈呀，可把她急得够呛！”当列文在门口接过新娘，同她一起步入教堂的时候，人群中发出各种议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给妻子讲了迟来的原因，宾客边笑着边交头接耳起来。列文此刻对什么人、什么事都视而不见；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新娘。

大家都说近日来她消瘦多了，戴上花冠也远不如平日好看；但列文却没有这种感觉。他看着她那披着白色婚纱、戴着白色鲜花的高高的发髻，看着她以少女特有的方式把长脖子的两侧遮着、只露出正面的高而带褶的领子，还有那纤细得惊人的腰身，他就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美，——并不是这鲜花、这婚纱、这从巴黎定做的衣裳给她增添了什么美色，而是因为，无论她打扮得如何华丽，但她那可爱的脸，她那目光和嘴唇，流露出来的依然是她所特有的纯真的表情。

“我还以为你想逃跑呢。”她说罢，对他莞尔一笑。

“我出了点事儿，太荒唐了，真不好意思说！”他涨红着脸说，接着便不得不跟走到他面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招呼。

“你的衬衫故事太有意思啦！”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边摇头边笑着说。

“是呀，是呀。”列文嘴上在回答，其实他并没有听懂对方的话是什么意思。